



古典人文
哲学经典研译
包利民◎主编

《菲丽布》译注

Philebus: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Analysis



图◎著
波波◎译注析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古典人文
Classical Studies
哲学经典研译
包利民◎主编

《菲丽布》译注

柏拉图◎著
张波波◎译注析

Philebus: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Analysis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丽布》译注/(古希腊)柏拉图著;张波波译注析;包利民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80-7114-5

I. ①菲… II. ①柏… ②张… ③包…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②《菲丽布》-译文 ③《菲丽布》-注释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1117 号

《菲丽布》译注

作 者 (古希腊)柏拉图

译 注 者 张波波

主 编 包利民

责任编辑 阿 修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 16.125

字 数 405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4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亲爱的格劳孔啊,由此看来,一个人这儿面对最大的危险。鉴于此,我们每个人必须忽略所有其他问题,而要密切注意,为求得对此的认识,不惜寻师访友,向能人讨教,学会那些能使我们如何分辨好的生活和坏的生活的东西,随时随地从每一种情况里选取那尽可能最好的;而且他应当仔细考虑我们刚才所提及的一切情况并且计算出它们是如何分别开来和综合起来决定德性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他会懂得“美”与贫穷、富裕以及灵魂的某种特定状态混合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好、坏影响。他会知道出生高贵或低贱,私人生活或官职,身体的强壮或羸弱,理解的灵敏或迟钝,以及灵魂种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或习得之物的诸影响,而且还会知道当它们彼此混合起来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通过把这一切考虑明白并且看清灵魂的本性以后,他才能推断出比较坏的生活和比较好的生活从而相应地做出抉择……(*Republic* 618c - e)

……对所有人来说,是灵魂的某一状况或性情才能使生活幸福……(*Philebus* 11d)

……快乐和痛苦有如本性释放出的两泉水一样流淌。一个人如果是在适当的时候从适当的那个中汲取适当的数量,那便会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Laws* 636e)

总 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西方古典哲学翻译和研究呈现出令人兴奋的进展。不仅由于古典哲学本身的复兴,而且由于古典政治哲学、后期海德格尔研究、中西方哲学对话比较等等学科的层层推波助澜,古典西学几乎成了一个“显学”。古代哲学各个主要时期的经典原著基本上被全部翻译出来,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各种新翻译版本还在不断推出,国外和国内的研究性专著也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对古典学的热切关注有其学术文化上的意义,一个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在文化上亦被期待展示出相称的水准。况且,古典其实对现代人具有十分切身的相关性。晚清中国士人曾经敏感地将东渐而来的现代性文化定位为千年未遇之巨变。百年之后的中国依然徘徊在这一巨大分界岭,像青年巴门尼德那样希望停下驷马飞车,思索这是否真的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人类历史的更大分界岭已经在前面悄然露头。如果说市场、民主、国际政治等等都足以推动人们进入热闹的古今之争,那么科技的反常超速发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历史性断裂,人们更不能用“茫然的眼睛和轰鸣的耳朵”回避吧。由于这次科技的突破将发生在基因学和脑科学,整个人类必须加紧重思什么是“人之为人”(human condition 的一种译法)。

古典哲学(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基本匮乏稍加缓解之后,社会中立刻出现上升入所谓“自由”学的冲动,一批批人敢于探索各种事情尤其是人事的各个方面,不惧穷究框架本身

的边界,甚至敢于探触神圣界的面孔。并非所有人、所有国家都需要上升得这么快和这么高。于是,某些古代国家比如雅典就有了代替整个地中海诸国、乃至替整个人类反思自己的“本性与命运”的福分。据说这是神一般的福分,因为进入纯粹的 *nous* 境界的,唯有神圣者。

不仅地中海有雅典,而且中原有齐鲁和楚。在这样的文化温床中,产生大文明传统的经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都是文明的富矿,汲取其中源源不断的智慧,才能莫立现代各大文明圈的自我认同。

今天人仔细倾听这些在边界上严肃思考、奠基文明经典者的声音,可以帮助自己思考面对“跨界”大限的各种问题。

有鉴于此,本译丛将以“研究型翻译”的方式,希-汉(或拉-汉)对照的排版,译介一批西方古典政治伦理哲学的经典。下面稍微说明一下它的这几个特色。

首先,我们的主题。“政治伦理”应当做广义的理解,即关于“人之为人”的哲学。近年来,“政治哲学”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成为了一种关于“人之为人”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究其本意,还是很难无所不包,因为比如个体人的伦理,就不一定要涉及政治共同体。然而,“伦理学”是否是更为广泛包容的概念?也不一定,因为且不要说用“公共伦理”去包容“政治”就已经显得不足,而且还有“治疗型哲学”的内容,纳入到伦理学中可能会严重误导。古典哲人对人之为人的思考非常的广泛与深入,令人叹为观止:幸福与正义,苦难与治疗,自然与人为,神圣与道德,国政与内政,终极目的与过程,强者与弱者,高贵与悲剧,限度与无限,快乐与知识,诗人与立法,法律与教育,必然与偶然……这个充满张力的列表还可以继续下去。伟大的心灵思考大事。当然,古人大多不像现代学科分类那样把哲学严密分为各种“部门”,所以,在关于人的事情的书里面遇到了“神”,或是遇上“本体论”、“认识论”什么的讨论,读者应

该也不会惊诧。

其次,本译丛是汉语-希腊语(或者汉语-拉丁语)对照翻译。任何翻译,更不要说现代语言对古典语文的翻译,都不能完全传神传意,这是所有好的译家都会同意的。而且,严重的问题不止是某个技术性词义被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意义世界的擦肩而过。进一步,对古典语词的直面、领会和谱系分析探究,不仅是一个词义准确的问题,更是对哲学基本概念的本真内涵发掘开启的过程。这一点海德格尔和斯特劳斯都做出了表率。国内这些年许许多多的大学都开设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教学成就斐然,一个能够阅读或查阅古典语文的读者群体已然涌现,而且在快速扩展,这使得古典哲学翻译的古今语言对照版的阶段已经来临。

第三,本译丛旨在使翻译走向精深之方向。作为研究型翻译,译者将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西方有关重要学术文献传统的基础上,对所翻译之经典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注疏,力求揭示各层复杂意蕴及其构成的丰富深邃的意义网络。正因为此,我们所选择的文本务求精炼。或者是短篇,或者是长篇中的某一卷。不求量之大,但求质精而深。

总之,无论是古典原文的呈现还是研究性的解读,都是为了防止现成化教条化的研究态度。我们将以极大的谦卑和认真精神,和读者一道去追求分享古典人那神圣的福分,滋养复苏成长中的华夏。

包利民

序 言

俗语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柏拉图作品中的名篇无需推荐也有读者频频叩门拜访。然而，《菲丽布》却是柏拉图较不为人所知的对话录中的一篇；它虽神秘而富有魅力，但其理论难度也令人生畏（《菲丽布》被学术界广泛认为是柏拉图最具有挑战性且极其复杂的对话录之一）。研究柏拉图晚期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菲丽布》是柏拉图几部较为重要的对话录之一，它对我们准确理解柏拉图后来的本体论及其哲学的推理方法必不可少；有学者（如 Lutoslawski）更是认为，“该对话不仅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而且是整个古代哲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¹。深受其影响的众多后来者中，亚里士多德是一个²，晚期希腊伦理学中的伊壁鸠鲁学派也是一个³。

在踏入这座其繁复玄奥的殿堂之前，让我们稍说几句来阐发一下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以及使之变得有些难以接近的那些难题。《菲丽布》被公认为是一篇论快乐的对话。不过它的核心的问题首先呈现为“什么构成了‘人类之好’”之问题——这是快乐（*hedone*）还是智思（*phronesis*）？或者它们都不是，而是某种混合体？那么它们二者哪个才在这种“好混合体”中起决定性因素的角色，或者与至高之好最为接近？

阅读过《理想国》的人都知道，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的讨论冲到了理论上的高峰：“相”以及“相”世界的顶端——至善（至高之好）。但是令读者失望的是，柏拉图拒绝接下来对这个“至高之好”做出解释。尽管有人试图通过参考那些可以被独立理解的关于

“好”的性质来还原地定义“好”，但柏拉图却对此前景深表疑虑⁵。《菲丽布》既然是柏拉图的晚期著作，而且一上来就表明要正面处理这个问题了，这确乎应当勾起人相当大的阅读兴趣，因为每位跟着柏拉图思考的读者至少都想掀起神秘面纱去看个究竟，这个“难问题”最终是如何被决定的⁶。更重要的是，跟《理想国》和《法义》不同，《菲丽布》并没有把对“人类之好”的寻求埋置在对一个“理想共同体”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探索中。相反，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更关注的是“个体幸福”问题，即灵魂中的哪一种性状才能为我们每个人提供“幸福”⁷。

然而我们一开始就要小心注意了。“好”也可以翻译为“善”。这已经可能涉及到两种事情的混淆：道德之好与个体之好。我们之所以选取“好”而不是“善”翻译 good，是因为这里讨论的不是道德、德性、正义，而是每个人自己最终需求的那个东西。但是这又涉及到另外两件事情：作为客观价值的好与作为个人生活的好，后者在希腊和今天，都被定义为“幸福”。有人或许会说客观好与主观好是统一的。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需要论证。实际上，在对话的开始，“菲丽布”主张的就是某种激烈的分离说：主观体验到的好就是好（幸福），客观好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意思）的问题。这么激烈的主张的出现，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一定有政治的和历史的发展阶段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时代是否也处于类似的时代呢？

希腊人（和我们？）非常关心个体的幸福或者是否获得了终极之好。我们知道，《理想国》以“厄尔（Er）神话”结束，苏格拉底用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必须奋力学习如何分辨好的生活与坏的生活，以便在生命历程开始之际就能在各种可能的生活中切实选到更好的那一种⁸。看起来，《菲丽布》似乎在沿着《理想国》的思路继续前行，因为《菲丽布》始于苏格拉底与菲丽布之间的一个争论，即“快乐”和“智思”哪一个与“好生活”的关系最为亲密。具体地说，“菲丽布”宣布快乐是“冠军”。这是当时文化圈中喜欢的“打擂台”方式。苏

格拉底则负责攻擂,论证快乐不仅在人类之好的排序中排不到冠军,而且亚军、季军、等等都排不到,位置低得很呢。比快乐好的是知识。但是甚至知识也不是至高之好,而是别的某些事物。……这样的谈话构成了这篇对话的戏剧线索。

适度了解柏拉图对话的读者恐怕都有这样的印象:严厉的柏拉图常常拒不把快乐看成一种适合于人的“好”,更不用说“好本身”了。究其原因,无外乎快乐在他眼里是引诱灵魂偏离“德性正道”并使灵魂与各色冲突和混乱纠缠在一起的罪魁祸首⁹。快乐因而在柏拉图最好的评价中也往往被看成一种必要的恶;说它“必要”是因为我们人类似乎无法在成长的过程中摆脱它的协助,而说它是一种“恶”是因为它使我们的灵魂易受各种各样的危险,还有难以驾驭的欲望的诱惑和搅扰¹⁰。

那么,快乐究竟有何种本性,使得它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是个非常复杂且令人困惑的问题。有时,柏拉图说快乐只是肉体的一种功能,它存在于对生理需要(诸如饿、渴或性欲¹¹)的满足,与智慧互不相容,这点在较早和较晚期的对话录中有大量论述。譬如,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推荐了一种“快乐主义者的演算法”,其中美德(或知识)作为测量快乐(或痛苦)大小的技艺发挥作用(351b-e)。然而,柏拉图并没有在这篇对话中对这种令知识从属于快乐的立场进行任何讨论或质疑。直到《高尔吉亚》中讨论有必要确立一种挑选好、坏快乐的技艺时,柏拉图才让知识居于统治地位(499b-e)。而在《理想国》第六卷中,知识与快乐之间的争斗再次爆发,这时它们均以“至高之好”的应征者的身份应战。遗憾地是,二者都因自身的匮乏性而丧失金牌。首先,“好”无法等同于快乐,因为既存在好的快乐也存在坏的快乐;同样,知识也由于种种原因不具备等同于“好”的条件。接着,他在第九卷中又进一步探讨了知识与快乐之间的关系,这次他对二者的敌对关系作了缓和处理,提出灵魂各个部分对应着不同层次的快乐,其中理智之乐层次最

高,而且还声称,哲学家的理智之乐最好、最大。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肯定是正义的,因此在正义的人拥有最好的生活这个范围内,他们同样也拥有最快乐的生活。换句话说,只要正义的人拥有最好的生活,那他们就拥有最令人愉快的生活¹²。然而,《理想国》直到结尾也没有再对这一论断以及快乐、知识各自跟“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和追问。而《菲丽布》恰是继续这项未完成的事业,重新聚焦于快乐的本性、种类以及用什么样标准评估它们的价值等问题。而且,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启用了大量本体论的和辩证法的新工具去审查尚待解决的难题,这更给人以新的希望:我们或许可以在此找到能更充分地处理《理想国》中关于“好”(the Good)的难题的最佳路径。

不过,这些模式本身就非常复杂,对其本意和力量的研究吸引了许许多多注释家的注意。《菲丽布》一开始,“苏格拉底”先提出,不能泛泛说:快乐,而应当先懂得“一”和“多”,并教导人们要系统处理事物种属之间的统一性与多样性(14c-19c)。我们知道,“一与多”一直是柏拉图喜欢使用的一个工具,有的时候他强调一,有的时候强调多。《菲丽布》似乎更强调多,是因为要反对一元还原论的快乐论。苏格拉底说,不要急于把一切说成是一,或是多,或是“一就是多”。在一与多之间,有许多过渡层次,一个人有知识,就在于能理清和认识所有的层次。就快乐而言,也就是不要急于说两个简化版的“多就是一”:

1,“快乐就是好”。

2,“所有的快乐都是一种”

等式1好理解,是某种“元伦理学”命题,是要求我们别把两类东西说成一类,或者不要把事实性的东西说成就是价值性的东西。

等式2其实是在讨论 *qualia* (感性质素)。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功利主义的 *qualia* 学说是对的:快乐作为一种感性质素,是一类东西,只不过在量上可大可小。但是,这也许并非一个事实,而是一个

未加反思过的预设。《菲丽布》展开了对快乐的各种具体入微的分析,竭力揭示“快乐”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它是多(“快乐不分多少,图钉跟诗一样好”。这也是近代功利主义的标准立场。不过这被视为是价值多元论者反对道德区分。这样的立场面临的质疑是:快乐能否用同一的尺度标准来衡量?它能否脱离引起自身发生的对象而独立存在?柏拉图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

随后,“苏格拉底”又转向一个新方法论:应当对所有存在进行四重划分,它们有不同的属性(23b-28a)。

接下来,到了对话的后半部分,“苏格拉底”指出快乐的本性是反映身体匮乏和补充,并批判虚假快乐。这点吸引了不少评论者的注意。柏拉图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探讨虚假快乐呢?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崇尚智力因素的柏拉图非常注重逻辑意义层面的真、假。另外一个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柏拉图想让我们留意这样一个事实,某些快乐所基于的信念属于所意指对象的一部分,尤其在“未来之乐”(预期快乐)这件事上尤为明显。因此,某些快乐只有当它们的“命题内容”被考虑的时候才能被具体指明、辨认和评价;而且快乐其实跟它的起源(或出处)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快乐不等同于欣喜——灵魂经历的微微骚动——而是与快乐对象紧密融合。早在较早期的对话中¹³,柏拉图就暗示,快乐和痛苦可以承受道德评价。《菲丽布》则解释了这种可能性的根据:因为命题类型的快乐可以像意见和信念一样被分析和判断。

《菲丽布》还考察了知识的“多”。它不仅检查了不同类型的知识,而且还考察了它们在“好的生活”中的不同地位。

在经历了长长的理论跋涉之后,《菲丽布》在结尾给出了一个详尽的“终极之好”的清单。坚持到结尾的读者有福了。不过且慢。这个清单虽然“详尽”,但是似乎不是那么“清晰”(或者看上去清晰,追问起来又会引发许多疑问)。总之,如果读者想在《菲丽布》中找到柏拉图各种对话录包括《理想国》所探讨的终极之好问题的

终极答案,他或她也许还是会失望。柏拉图并没有放弃他在处理哲学问题时所一贯采取的保留路线。别忘了,他在这篇对话录中又把“苏格拉底”召回,令其成为整篇对话的主讲人。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柏拉图有意不想给出所谓“最终答案”¹⁴。尽管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中没有以“归谬反驳”(elenchus[give - and - take])”作为自己主要方法,而是接连启用了较为正面的理论武器,但是苏格拉底的口中是很难道出哲学论文的¹⁵。即便在这篇“晚期对话”中,柏拉图依然或是像只树上不停窜来跳去、令一切捕捉他的猎人汗颜的天鹅¹⁶,或是更喜欢一个人躲在幕后,静静欣赏立场、论据以及结论在那些预先设计好的对话者不断地宣称、否定、怀疑、质问等面对面交流的谈论中,好似五线谱上一个一个跳跃的音符,为读者谱写出一曲永恒的美妙旋律,蓄势待发,一张一弛,弥漫着活力之美。这位睿智的向导依然希望赋予作品鲜活的精神,而避免读者一门心思集中在所谓终极意图上。

我们知道,在《理想国》中,“好”之相被描述成一种类似于神秘莫测的东西,其真实本性难以捉摸。这个问题要是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其余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一举将所有问题都拿下的问题。如果《菲丽布》并未“拿下”这个“元问题”,那么,这篇对话却呈现出柏拉图继续思想跋涉的深度。那些本来就困难的柏拉图学说比如“相论”¹⁷、“辩证法”及其前提和运用等等,与“好”本身以及“人的生活因何而有价值”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困难之上又叠加了困难,历来挑战感到有智力资格的解读者的¹⁸。这篇对话最终以一句看似轻描淡写、有所保留的话——“还差一点儿”——告终。但是我总感到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提醒,即“好”这个问题实际上被解决了多少?究竟在寻求“好”的途中我们漏掉了什么?

可以说,《菲丽布》相当引人入胜,宛如深山里,崖壑幽静的泉水边上的一朵奇葩微微散发着那逸韵沁人心脾的芳香,只有耐心探

索、不辞路途阻困的读者才能体会柏拉图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的复杂而又详尽论证探索的韵味。我不想在此写一篇关于这篇对话录内容的概述文,因为这会使得原来文本简单化了。¹⁹不过我在翻译中会根据研究和理解加入“章、节”来小心呈现该篇对话的线索。众所周知,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原本并没有章节划分。但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是研究型译注,所以我将依据对话的进展,话题的承接转换,在疏义中加入“章”、“节”等大小标题。这么做可以把对话录切分为一个个看似独立完整但又彼此关联紧密的部分,以便能使对话的论证脉络更为显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这也是国外学术界研究柏拉图对话录的学者所惯用的做法。在划分和添加标题的过程中,我主要参考了 Frede 和 Hackforth 等人的划分思路。至于译注过程中所引的文段,若没有特别说明,一切均由笔者依据外文译出。

这些章节可以视为是《菲丽布》讨论的基本脉络:

一、对话开始于菲丽布主张快乐最好,而苏格拉底则主张是知识。然而,双方争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菲丽布究竟在主张一切生物都把寻求快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还是在主张一切生物都应当把寻求快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苏格拉底为何不宣称知识是至高的或唯一的好,而只是声称知识比快乐更好、更有益呢?(11a-14b);

二、“一与多”的难题究竟指什么?辩证法的程序具体是怎样的?苏格拉底之梦在文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好”的三个标准指什么?为何要对所有存在进行四重本体论划分,而且快乐和理智又分别属于这四类中的哪一类?苏格拉底究竟持有什么样的宇宙论?(14b-31b);

三、快乐和痛苦的本性是什么?存在哪些虚假快乐?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检测真快乐的标准又是什么?知识的纯粹性取决于何?(31b-59d);

四、“好生活”及其成分是什么？(59d – 64c)；

五、什么才是“好的混合”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与之最为接近的又是什么？(64c – 67b)。

张波波

杭州·启真湖畔·青溪阁

2012/10/5

注释

1 参看 Lutoslawski(1897:458)。Natorp(2004:285)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说起柏拉图的推理方法,《菲丽布》算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对话录之一,尽管只有较小的那部分才直接专注于推理方法。”。两位学者都认为,《菲丽布》是研究柏拉图哲学推理方法最为重要的作品。可见,低调的《菲丽布》从来都有自己的“粉丝”(fans),事实上在柏拉图主义学派中它一直被视为一部重要的文本。这点我们可从现存的古代注释传统中得知(参看 L. G. Westerink; Damascius, *Lectures on the Philebu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M. J. B. Allen, ed. and trans., Marsilio Ficino: *The Philebus Commentary*, Los Angeles, 1975; 另参看 Frede [lxxv – lxxx] 的论述)。

2 参看 Aristotle, *Rhetoric*1360bl9, *Eudemian Ethics* 1214bll – 15, 1214b24 – 27, *Nicomachean Ethics* 1095al7 – 23, 1096al6 – 18, 1098a20 – 22 ;另参看 Terence Irwin(1995:65 – 67, 252 – 253 &332 – 335)对此的分析。

3 Marcelo D. Boeri 在“Epicurus the Platonist”一文中从文本角度深刻探讨了《菲丽布》与伊壁鸠鲁思想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后者在构造自己理论时很可能经常考虑到对柏拉图的某些信条和批评进行回应(参看 *Plato's Philebus*, edited by John Dillon & Luc Bris-

son 2010:363 - 368)。

4 此处或许应该区分“人类之好”(the human good, 相当于人追求的幸福 *eudaimonia*) 和“至善”(*summum bonum*, 或至高之好)。前者是人之为存在的终极目的, 而后者则处于宇宙价值大序的顶点。乍一看, 快乐或智思只与人类之好相关。不过, 但随着《菲丽布》论证的展开, 二者甚至在更广泛的价值极点之间跳跃、徘徊。

5 关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拒绝对“好”做出解释的论述, 见 Republic 505b - e; 可参阅 Terence Irwin (1995:272 - 273) 对此的深刻分析。另外,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区分了三种“好”: 1. good in itself and for its consequences, 诸如知识; 2. good in itself, 诸如对生命无害的快乐; 3. good only for its consequences, 譬如为了健康而忍受的那种令人痛苦的锻炼, 参看 Republic 357b - d, 另参看 Frede [1993:xvii] 的分析。

6 尽管柏拉图晚期不少作品譬如《巴门尼德》、《泰阿泰德》以及《智者》关注的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伦理学问题失去了兴趣; 相反, 正如其他几篇晚期对话录《菲丽布》、《政治家》以及《蒂迈欧》所表明的那样, 柏拉图就像他的导师苏格拉底一样自始至终都对“好的人类生活状况”十分关切。另外, 由于种种原因, 大多数阐释者认为, 《菲丽布》是柏拉图晚期著作群中的一篇, 但至于它究竟居于何种确切位置, 学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Hackforth (1954:2 - 3) 的分析。

7 参看 Philebus 11d; 《菲多》、《理想国》、《菲德若》以及《菲丽布》都是苏格拉底所代言的围绕伦理问题展开的对话, 而且都与个体伦理生活密切相关。简单地来说, 它们依次探讨的是“要不要怕死”、“要不要正义”、“要爱谁”以及“快乐居于什么样的位置”等问题。《理想国》所采取的切入视角明显与其余三篇对话不同, 因为《理想国》不仅在政治维度下考察个体正义问题, 而且把它纳入到整个共同体甚而整个宇宙大序中来考量。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 《菲

丽布》更关切对个体生活品味的评估而非某个共同体的兴盛衰亡(参看 Frede[1993:vii]的分析)。同样,《法义》跟《理想国》一样都涉及如何建立好的城邦、什么样的政治理论才是合理的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心理问题。

8 参看 *Republic*618c。

9 说起快乐,柏拉图总是把它与欲望列在一起来谈论,对照 *Phaedrus*273d, *Republic*328d, 429d, 555d, 574a; *Gorgias*484d - e。

10 对照《菲德若》中那匹桀骜不驯,不忠诚的烈马(253c - 255a),《理想国》中欲望的混乱状态(438d - e, 562a - e, 581e)以及《斐德若》开头部分对人类灵魂的道德部分的讨论(64c - e);另参看 Frede, D. (1985): “Rumpelstiltskin’s Pleasures: True and False Pleasures in Plato’s *Philebus*”, *Phronesis* 30, 151 - 80。

11 对照 *Gorgias* 491e - 493a, *Protagoras*337c, *Republic*389e, 439a。

12 对“哲学家(或正义之人)的快乐和生活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最令人愉快的”这一观点的论述,见 *Republic* 580c9 - 583b2, 583b2 - 588all, 581c - 582e, 582e7 - 9, 588bl - 592b6;另参阅学者 Terence Irwin(1995:291 - 292) & Frede, D. (1985:151 - 157)对此的深刻分析。

13 对照 *Gorgias*499b:关于“较好快乐和较坏快乐”的说法。

14 苏格拉底虽然是柏拉图对话中的常客而且在经常均扮演显著的角色(诸如 *Phaedo*, *Symposium*, *Republic* 以及 *Phaedrus* 等),但也并不是出现在所有对话中,譬如在《法义》中;而在其他一些晚期的对话中,他的作用微乎其微,比如 *Sophist*, *Statesman* 以及 *Timaeus* 中;在《克里底亚》中,他的戏份儿几乎都被人抢得一千二净。但为何《菲丽布》却是柏拉图晚期作品中苏格拉底以主角身份进行谈论的唯一对话呢?对于这个问题,解释繁多,恕不展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相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更关注的是伦理问题。这也是柏拉图